

當代

黃慶峰／神經科

我端詳著窯燒成的陶磚，發現當初爐火流轉出的釉色原來彼此大不相同。

希波克拉底斯留下的醫師誓詞，黃崑巖前院長的筆墨，以及美濃窯的土泥烈焰。

陶壁誓詞靜默於圖書館旁，往來的行者，只需短暫佇足，牆上的文字就會破空而來，擲地有聲。

「准許我進入醫室時，

我鄭重地保證

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……」

前一刻，在電梯急促的當下，赫然發現師長賈赫林的白髮，這些當初我學生時代年輕的老師們，何時偷偷地老去，我不是才剛上過他們的課？

我環顧四周，醫學院的風景改變許多。

有幾人記得改造前的中庭，成否合唱團曾在翻修的新泥上，鋪上帆布擺出圓凳，舉行年度公演。

而陶壁誓詞卻不移易。

醫園內的辭海對傳統一詞的引述：

「說約、立太子忠昭；

「守器傳統，予斯為重」。

傳統如要形化，陶壁誓詞該是成大醫學中心的表徵。

我自覺沒有資格談所謂傳統，以為那是大人的事。

直到最近一次與學弟妹的家聚，提到黃崑巖教授，大一的學弟回答說：學長，我知道你說的人，是那間放在醫園門口的雕像。

才承認自己已不年輕。

身為成大醫學院的畢業生，我以為傳統是學生畢業時帶走的面對醫學的態度。

如果成大醫學院自詡在教育過程中灌注學生具備醫學人文的素養，我期望畢業的學弟妹們在第一線的臨床工作時，也能將這種人文素養展現出來。我聽過最貼切的醫學人文的詮釋，是賴其萬醫師說的「對人類受苦的敏感度」。

有了這種敏感度，在接觸病人時能多看到病中之人而非只有人身上的病；在面對病人家屬焦急張惶的詢問時，仍能耐心以答；在處理瀕死的病人時，能多一些對病人的尊重與對家屬的同理。

所以，不合理的健保制度並不會扭曲醫療行為；即使位於醫權的基層也不會改變初衷。

這次顛沛必於是。

之所以非如此不可，是因為醫學相較於其他行業，雖然技術檢驗日新月異，但仍是傳統手工業，還是必須靠人來完成。

沒有既以成型的傳統，另一方面來說，也沒有沉重固著的包袱。曾經在此地停駐過往的人啊，我們在創造自己的特色，在創造一種氛圍，在創造屬於我們的歷史。

因為，我們活在成大醫學中心的當代。

